

■精准扶贫蹲点调研·湖南湘西篇

“一村一品”“一户一业”，苗乡富了

本报记者 付鑫鑫



相传，古夜郎国人迁徙，跋山涉水来到湘西深山老林，发现了一个能容纳几万人的大溶洞，且洞内有十八叉溶洞，洞洞相连，便在此定居下来繁衍生息，故名夜郎十八洞，简称十八洞。2005年，十八洞所在的飞虫村和竹子村合并为一个村，以洞名作为村名，十八洞村由此

得名。2013年11月3日，习近平总书记到十八洞村苗寨考察，与苗族同胞促膝谈心，谋划发展，并作出了“实事求是、因地制宜、分类指导、精准扶贫”的重要指示，明确提出了十八洞模式要“可复制、可推广”和“不能搞特殊化，但不能没有变化”要求。一时间，十八洞声名鹊起。三年多时间过去了，十八洞村的人均年收入从2013年的1668元增加到2016年的8313元，全

村136户533名贫困人口全部实现脱贫(含政策兜底11人)。“十八洞脱贫的做法，应该包括三方面：思想建设，有精神指导——投入有限、民力无穷、自力更生、建设家园；设施建设，不搞大拆大建、修旧如旧；产业建设，充分运用‘公司+合作社+农户’的模式，凝聚各方力量，把十八洞建成美丽苗乡。”十八洞村村委会主任施进兰说，如今的十八洞天更蓝、山更绿、水更清、心更齐、情更浓。



十八洞村千亩精品猕猴桃示范基地全景。

(花垣县扶贫开发办供图)



十八洞村生态环境优美、自然风光独特，享有“小张家界”的美称。



施成付家偏厅火塘上的苗家腊肉，吸引了不少游客的目光。

“凤凰”飞进山窝里

从湘西州花垣县城驱车，穿过盘桓山间的209和319国道，一小时后即可抵达十八洞村。停车场设在青石板铺就的坝子上，凉棚下，几位苗族阿婆在摆摊，叫卖黄爪和花生。拾阶而上就是十八洞村的梨子寨。

“这个怎么卖？”一位来自山东济南的游客手指着火塘上方的腊肉，兴致勃勃地问。

“您要哪块？”施成付的三儿子施全友小跑进厨房，奔向偏厅，边跑边答。

很快，40元一斤的十八洞腊肉成交了好几笔。

在堂屋，一大群青年热热闹闹地围着施成付和龙德成拍照，“快，快，给我也来一张！”

今年80岁的施成付口齿清晰地告诉记者，2013年11月3日，是他和老伴把习近平总书记迎进自家院子。

“我认识他，在电视上见过，人很随和。”施成付小时候上过学，普通话讲得特别顺溜，就是耳朵有点背。他说，自从习总书记在他家院子里座谈，提出“精准扶贫”的思想以后，村里一切都大变样了。“你看，我家堂屋这木板壁是新刷的桐油，外面的竹篾墙也修整过。大院里的青石板是后来铺的，之前是泥巴地，一到雨天，坑坑洼洼的。”

仔细观察，施家外面的青石板院落干净整洁，菜畦里的青菜豇豆长势喜人，水塘里的红色锦鲤欢快游动；堂屋正中墙上挂着三幅习近平总书记和二老聊天的照片。照片外，游客们脸上洋溢着真实的激动与开心，与墙上的“福”字相映成趣。

施家儿媳龙宪春，以前被叫“辣妹子”，现在变身“巧媳妇”。几年前，老家重庆的她，在外打工认识了施全友，两人相恋后，本打算回十八洞结婚。谁料，年久失修的老房子、唯一的电器是电灯、没有填满的米仓硬生生把“辣妹子”龙宪春吓跑了。

后来，十八洞在驻村扶贫工作队长龙秀林的指导下，搞了一次大型相亲活动，并举办了苗族的集体婚礼。在那次婚礼中，龙宪春嫁进施家，开始了她脱贫致富的“升级模式”。

“之前，我在广东打工，自己开快餐馆，在外面做事太辛苦，每天睁开眼睛就要干活，关门就是浪费，房租、水费、电费都是钱。”龙宪春快人快语地说，“开农家乐就自由多了。院子是自己的，想做生意就做，不想做关门歇几天也可以。一年挣个十来万没问题。”

“那你还种地吗？”

“种！人均八分地也得种，地荒了，会被人骂。以前，我们在外打工，婆婆七

八十岁还要上山砍柴，下到深谷种田，粮仓还填不满，有时候还要买谷吃。”

“现在呢？”

“现在，买谷买得更多了，不过不是我们自己吃，是烧饭给客人吃。”孔宪春狡黠一笑，100斤谷遇上旅游旺季，“巧媳妇”农家乐两天就吃完了。

“旺季一天有多少人？”

“一两百人吧。现在条件好了，客人要求也高，电视、风扇、冰箱、洗衣机、热水器都配齐了，全是这两年挣钱买的。”

猕猴桃种在“飞地”上

十八洞村村委会主任施进兰介绍，靠农家乐旅游发家致富的不止施成付一家，另外还有7家。地处武陵山区腹地的十八洞村下辖4个自然寨，6个村民小组，225户939人。全村耕地面积仅817亩，林地面积11093亩，森林覆盖率高达78%，“地少人多，靠天吃饭，不穷才怪，以前一半以上都是贫困户。”

曾任花垣县委宣传部副部长的龙秀林清楚地记得，他第一次到十八洞与大家见面的情景。村民们议论纷纷，用苗语窃窃私语说：“看来，县委、县政府不重视十八洞，都不派个能带项目、资金的干部下乡。”

果然，龙秀林想凭三寸不烂之舌搞基础设施配套，村民们并不买账。2014年春天，龙秀林带队实施农网改造，立电杆子得砍树，“要钱”；扩宽道路占了村民田地，“要钱”；老旧危房维修，“要钱”……怎么办？这些问题困扰了龙秀林几天几夜。

“从我的工作经验来说，文化宣传、凝聚人心才是突破口。”龙秀林接受采访时说，考虑到十八洞村是飞虫村和竹子村两个村子合并的，而竹子村在里，修路还得从外面的飞虫村开始。于是，他在全县组织了一场生动活泼的篮球比赛，请了几名外援以十八洞的名义参赛，一举夺冠。那些天，不管原来是哪个村的，人人排队想和冠军队合影，并以自己是十八洞村民为荣。“十八洞品牌打出去以后，我们还组织过艺术团、苗歌队、相亲会，缓和两村村民关系。”

思想道德建设星级化管理是十八洞村的一项制度创新，每季度一次，16岁以上村民全部参与，以组为单位互相评分，当场统计宣布结果。评分内容包括社会公德、个人品德、家庭美德等六项，其中首项就是“支持村公益事务”，每户按家庭成员平均分，90分以上为五星级家庭，80分以上为四星级家庭，依次递减。

“农村工作复杂琐碎，很多行为并不违规犯法，但道德却有约束力。平时做得好不好，村民心中自有杆秤。道德的力量，让问题迎刃而解。”龙秀林说，半年

后，农网改造顺利推进，停车场公厕也建起来了，还有村民自发免费当导游，给游客讲解村里的故事。

为什么十八洞要搞“飞地经济”？原来，人人到十八洞吃了猕猴桃都称赞味道好。村民们嘀咕：“既然猕猴桃好吃，就可以种了挣钱。可是村里没有地……”“道二乡那边，有很多地，没人种。”“我们去那里租地。”

主意有了，可真要投钱，村民们打起了退堂鼓。“每个人有国家财政帮扶资金3000元可以入股，另外，要求村民每人象征性地交100元入股保证金，体现公开、公正、自愿的原则。”施进兰回忆道，一开始大家不相信猕猴桃真能挣钱，因为以前花垣县别的村子有过失败的案例。况且跳出十八洞，结果好坏很难知道。

2014年9月，第八届国际猕猴桃研讨会在四川都江堰举行，十八洞组织了18个持反对意见的当家女代表前往考察，石湘凤是其中一个。眼见别人靠种猕猴桃致富，排队买奥迪车，石湘凤的观念转变了。回到十八洞，她不仅将自家6口人的申请表主动交上，还极力劝说其他村民：“放在我们村里种猕猴桃，地太散，一亩地10个人忙不过来。放在道二乡，土地成片，机械化操作。我看人家那个新技术，一个人管50亩都不成问题。”

是年底，由村民的国扶资金234万、村集体资金60万、苗汉子公司306万共同入股的十八洞村苗汉子果业有限责任公司成立了，可建设1000亩精品猕猴桃示范基地还需1000万的投入。“当年，我们拿十八洞品牌去向上级要钱，当然可以。但这就不是‘可复制、可推广’的经验了，于是，我们就搞贷款，让大家既有压力也有动力。”施进兰说。

猕猴桃基地的技术员石龙说，今年是猕猴桃的试果期，产量较少，每亩均产约千斤。2019年，猕猴桃将进入盛果期，每亩均产三五千斤，且猕猴桃树寿命能持续50-70年。

施进兰算了一笔账，以年均亩产3000斤，一斤猕猴桃卖6元计算，除去3000元的成本，一亩猕猴桃收入1.5万元，1000亩收入1500万元，平摊到每位村民“股东”的收入就是5000元。

冬桃黄桃限量售

不用干活，还有这样高的“分红”，是以前只知种地的石拔三想都不敢想的。与施成付、龙德成一样，石拔三也是十八洞的“形象代言人”之一。梨子寨石阶上第一家就是他家。

石拔三老伴施齐文已经身故，女儿施元兴早些年嫁在保靖县，2位外孙在乡里读初中。如今，十八洞条件好了，女婿被召回来帮忙。

只懂苗语、不会普通话的石拔三通过女婿的翻译告诉记者，她家一年产40挑谷子卖粮，约有7000元；家里养了2头猪卖腊肉，能挣万元左右；玉米地的产出也有2000元。农闲时，她会在家绣苗绣、织布，月进账少则七八百元，多则上千元；加上每年领的低保、退耕还林补贴，以及女婿做小工挣的万余元，一家5口不穷了。“现在要攒钱准备给两个外孙讨媳妇哩！”石拔三刚刚喂好猪食，神情悠闲地站在堂屋里歇息。

施进兰戏说，他以前娶媳妇，可不敢告诉对象自己来自十八洞，否则谁敢嫁进来。“以前，这里是‘三沟两岔山奇景，红薯土豆玉米米，要想吃大餐大米饭，除非生病有娃娃’。现在，村里不仅脱单12对，而且大家都争当十八洞村民，我们有5000名荣誉村民哩！”

为纪念2013年11月3日下午4点18分习总书记乘车抵达十八洞，村两委不仅将11月3日作为节日举办庆祝庆祝活动，而且发起了“113工程”和“418工程”。113，即每户十八洞村民在自家房前屋后种植10棵冬桃、10棵黄桃，养300尾稻花鱼，“当然，这是‘起步价’，上不封顶。”他说。

桃树一年成活后，经过邮政“邮三湘”等电商平台在网上出售采摘，每株桃树售价418元，其中300元归农户，剩下118元作为村集体资金负责桃树的日常管理和电商平台维护。

“认购了桃树，就是十八洞荣誉村民。每年3月，桃花盛开，荣誉村民回村看花赏景；秋收时节，他们又返乡摘桃子。如此，外面的人来了，可带动十八洞的农家乐。作为荣誉村民，除了享用一年的果实，还可凭荣誉村民证享受十八洞周边县市旅游景点的门票优惠，一举多得，互利共赢。”施进兰滔滔不绝地描述道，“之前5000棵桃树几天就抢光了，接下来，我们还要再卖5000棵，限量版的！”

300尾稻花鱼则供给农家乐，村里还有专门的养鸡户、养鸭户和菜农自给自足。“精准扶贫，不能一哄而上都搞农家乐。一村一品，一户一业，才能错位竞争，共同致富。”施进兰说，十八洞腊肉现已做出了品牌，与电商签订了合作协议，每户村民至少养猪2头，冬至过后开始腌制苗家腊肉，90%“上缴”电商，10%留自用。“我们出品的是绿色生态蔬菜，不打农药、不施化肥，土鸡土鸭全喂粮食，不喂饲料，电商平台卖得好呢。”

此时，婉转动听的苗歌响起来。记者跟着施进兰，追着蝴蝶，寻到歌声的源头——施家农家乐的当家人吴红灯站在苗鼓旁吟唱：“山路十八弯，溶洞十八连……小康之路靠志气，句句话真言，欢声和笑语，温暖大苗山，北京苗乡千万里，不忘老乡亲。”

专家访谈

在扶贫中保护传统村落

——访中国传统村落保护发展专家委员会副主任委员、清华大学副教授罗德胤

传统需与现代相衔接

文汇报：湘西州花垣县十八洞村自2013年11月3日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开始，一直备受瞩目。您如何评价一个苗族村落几年内的翻天覆地的变化？

罗德胤：虽然我们跟花垣县、十八洞村没有实质性的项目合作，但从这个村落几年来的变化可以看出，当时我们在交流中提出的一些理念——激发村民自身活力，从思想建设等内部软件入手推动外部环境改造，在十八洞村起了很大的作用。

据我所知，当年的驻村扶贫工作队长龙秀林一开始抓的就是思想建设，扭转集体的观念。因为他当时是花垣县委宣传部副部长，所以他懂得用文化建设来统一集体思想，让村民们意识到扶贫工作不仅是领导干部的任务，更是关乎村民切身利益的大事。比如，十八洞村组过篮球队，还搞过相亲，解决大龄男青年“脱单”，这些都有助于凝心聚力。

有了“人”和向心力，再来推基础设施的建设就好多了，农村电网改造、自来水工程、猕猴桃基地等集体经济都是如此。现在，十八洞村也有了属于自己的品牌产品，比如，十八洞腊肉。还有，利用“互联网+”的方式卖桃树采摘权，具备苗乡特色的十八洞乡村旅游也慢慢做起来了。

文汇报：您觉得，十八洞村发展中，哪些经验是可以复制推广全国的？

罗德胤：精准扶贫有很多种方法，但不管是哪一种，我觉得，最重要的是挖掘当地的文化特色，生态农业、民族节日、地方建筑都可以成为特色，将这些特色与现代的城市生活嫁接起来，产生化学反应，这样，不论是知名度，还是现金流都有了。

以前，我们总是将精准扶贫理解成盖新房、铺马路，其实不尽然。农村固然需要现金流，但村民们也需要“自我造血”的认同感。从前为什么出现“等靠要”的陋习，主要是因为一说扶贫就砸钱，村民也很自卑，觉得自己很没用，产生依赖国家的心理。如此，恶性循环导致越扶越贫。

而十八洞村从思想建设入手，扭转了这种颓势，激发了村民自力更生的内生动力。众所周知，即使空心化的村落，还是有人——老人、妇女、小孩，他们也需要社会的认可。尤其是老人，他们是传统文化的传承人，一旦被第三者挖掘和激活，与现代生活对接起来，就可以产生很好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。

还有，苗绣这种特色产品，名列第一批“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”。虽然它本身主要在苗族内部循环，但一旦与外部接通，其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不可估量。就我所知，苗绣与宝格丽等奢侈品大牌合作过，这对中国传统遗产是一种继承和发扬光大。当然，

十八洞村发展提出“三大原则”：人与自然和谐相处、建设与原生态协调统一、建筑与民族特色完美结合。设定这样的原则，能给村民创造希望，指明共同努力的方向，不管是发展农家乐也好，还是做成旅游景点也好，其最终的结果都是既为村民带来了经济效益，又在升级改造中保护了传统村落。



开了羊肉馆的龙拔二大娘收拾好碗筷，正在绣苗绣“花鸟报春”。



猕猴桃基地的技术员石龙在介绍猕猴桃长势。(除署名外，均本报记者 付鑫鑫 摄)